

六桂堂讀書記

方交良 著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

六桂堂读书记

方交良 著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六桂堂读书记 / 方交良著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15.6

ISBN 978-7-5474-1506-1

I. ①六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读书笔记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G7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66119号

责任编辑 刘 丛

装帧设计 王 钧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 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规 格 160毫米×230毫米

20.75印张 71幅图 200千字

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5.00元

序 继一脉书香

吾乡前辈金性尧先生写过一篇《太平时节读书人》，他感慨道：能够做一个太平时节读书人，才是天公的最大恩惠。金先生是老一辈读书人，出生于忧患的旧中国，又历经几次政治运动，人生有一半的时间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，所以有做一个太平时节读书人的渴望。

与金先生比，我们这代人幸运得多，是真正的生活在太平时节，但是说到读书，却差远了。那一代有理想有抱负的读书人多，我们却爱玩的多，即使读书，也不是正襟危坐地在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里下功夫，却是读得闲书多，照老一辈人说法，时间都荒废掉了。

人有爱好是件好事，相对来说，读书还算比较经济的事情，买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，花费不多，读来愉快。人生的很多苦恼，因为一本书带来的快乐而烟消云散，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。

说起这本书的缘起，从小学开始，断断续续地记过日记。2010年突然有个念头，把每天买的书记录下，一开始的想法，就是统计下一年到底买多少书，花了多少钱。后来动笔的时候想，何不再增加几句，比如为什么买这本书，看这本书的感想。平生疏懒惯了，所以记得非常短，又没有经过深刻的思考，只能算是有感而发。其实对每本书的感想，要写的还很多，懒得写长文，写了又没人看，所以蜻蜓点水而过。

2010—2012年三年，过得很平淡，不如意事常八九。佛家说，人生有八苦，生老病死，爱别离，怨憎会，求不得，五蕴炽盛。这三年是真正体会到人生的八苦。

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，我的外祖母和祖父分别在 2010 年和 2012 年离世，以前从来没想过他们会老去，如果这就是成长的代价，那我宁愿不长大。与他们的尘缘已尽，留给我的的是无尽的思念。外祖母一生勤劳刻苦，祖父一生忠厚豁达。可惜，我们后辈的为人与他们这一辈有不少的差距，总是感到惭愧。

祖父是农民，却爱读书，他虽然从来不去书店，读的无非是后辈带去的书，但是他一生除了种地，闲下来就是读书。每次去老家，总看到祖父在家里静静地看书，无论什么书他都读得津津有味。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，我去看他，他手捧一本《左传》读得兴趣盎然。离开人世时，我对姑姑说，祖父的棺材里应该放几本他平时读的书。姑姑说，妹妹也想到了，他平时看书的老花眼镜和几支毛笔也放进去了，妹妹昨日又去买了几本新书放进去，我才放心。后来有机会读到河南才子林东林的文章：“邻居讲了一个真事，有一次他半夜从外地回来，骑着自行车摸黑赶路，约莫子时，骑到有我爷爷坟墓的那块地头时，远远地看到坟前有一盏灯，我爷爷正在挑灯夜读，捻须颌首。祖父生前爱读书，是远近有名的学问人，他一辈子



修行得好，没有怨气和戾气，所以不会纠缠人间爱恨，也无有不舍，所以借着挑灯夜读之相，告诉我们他在另一个世界的安稳和宁静。后来每次想到祖父，想到这个故事，我就觉得亲切：他非是故去，而是云游天外去了。”我还特意去问过林兄，他说是真事情，这个故事让我感到温暖。

好在祖父的第三代第四代都有爱读书的，而且祖父写的一手好毛笔字在第三代第四代也有了继承，我们这普普通通的人家，也算继起一脉书香。

目 录

序 继一脉书香	1
---------	---

2010 年

读书又一年	3
一 月	6
二 月	13
三 月	23
四 月	30
五 月	43
六 月	51
七 月	60
八 月	70
九 月	87
十 月	92
十一月	110
十二月	118

2011 年

把快乐和悲伤都写在纸上	137
一 月	141

二 月	155
三 月	170
四 月	178
五 月	183
六 月	198
七 月	205
八 月	218
九 月	225
十 月	230
十一月	234
十二月	238

2012 年

回头往事竟成尘	247
一 月	249
二 月	256
三 月	264
四 月	269
五 月	275
六 月	282
七 月	290
八 月	297
九 月	302
十一月	310
十二月	315
后记 留得书生气	318

六桂堂讀書記

九夫人
周退密



读书又一年

提笔写序，“惭愧”两字涌上心头。人在三十岁前，不管是与不是，总能以年轻为自己开脱。匆匆已过而立之年，深感自己碌碌无为。写文章毕竟是雕虫小技，不足道哉！

2010年是农历庚寅年，我属羊。虽说有“羊入虎口”的成语，我并不怎么信。没想到这一年，过得实在是艰难。年初“虎口逃生”，余悸仍在。年中外婆远离，为三十年来第一伤心事。总算年末，平平安安。有次用毛笔写古人句子，我写了“当时只道是平常”，有个朋友说，是“寻常”。我告诉她，寻常，寻常，终究还是要去“寻”，不如平平常常的好。春在了看花开，秋来了看叶落，不喜亦不悲。

大多数的日子平淡无奇，无非是上班、下班、吃饭、睡觉。白天的时间属于单位，只有下班后的时间属于自己。通常晚上散会儿步，买本书，然后看几个小时。每有机会外出，也总喜欢到当地的书店，书店是一个城市文化的窗口，也算考察当地的文教得失。几乎每天都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所买书和所读书的心得，也算对得起所花的银子，也可以给从事与书有关工作的人一点鼓励，这个世界上总归还是有喜欢读书的人。

把这一年的读书日记凑成一本书，原本叫《六桂堂读书日记》，是日记，没有标题，听从朋友的建议，为了阅读方便，每篇日记取了题目。六桂堂是我们方家的堂号，这个堂号的得名，根据家谱记载，唐朝时老祖宗方廷范有六个儿子，六个儿子先后皆中进士，科举取

士时代读书登科美称为“折桂”，所以叫“六桂联芳”。“六”这个数字似乎与我们方家有缘。明末清初，大沙方家第一代祖宗从宁波三北方家头迁徙而来，生子六个。距离我最亲的，我的祖父生了六个儿子。今年去岱山大衢，发现清朝雍正年间从大沙搬去到岱山大衢的一支也是生子六个，至今人丁兴旺。所以，也希望沾点“六桂”的好运吧。

书名请乡前辈周退密老先生题签，老人家今年99岁，字依然风流潇洒。书中插图字画部分为师友间赠送，部分为自己历年收藏，还有一部分是过眼，并不为我所有。世事浮云，过眼即是珍藏。珍惜这难得的缘分，一并感谢。

不负堂堂白日过 卷中



一字一编摩 及时行乐看

犹少惜墨如金 策已多

袁枚诗 方家良



一 月

突发奇想

2010年1月22 星期五 晴

读茗山《茗山日记》和谢其章《搜书后记》，突发奇想，何不也写读书日记。不知道能坚持多久，看起来平平常常的事情，时间久了，也是一笔很大的财富。但是用笔写，还是电脑打字？颇费思量。用笔写，有生命力，将来看看，饶有趣味；用电脑打字，虽然快，但终归少了很多味道，而且因为省力，容易下笔过多，水分大。

茗 山

1月23日 星期六 晴

继续读《茗山日记》，其中一段，有个居士来采访茗山，采访后要资料又要钱，茗山写道：世俗文人以文要名要利。读到此，无疑给自己一记耳光。不知道我辈是否能算世俗文人，文人小气尖酸刻薄，是常见，被和尚都看不起，引以为鉴。

藏经楼

1月24日 星期天 晴

下午到市图书馆，有个浙江万里学院的副教授来讲孔子。刚好看过周润发演的《孔子》，当时十分感动。影片唯美大气，一点都无现在电影的无厘头。如吴宇森导演《赤壁》，这样好的一部题材，被一些自认为幽默的台词庸俗化，所以我没去看下部。记得电视采访一个观众，她说，看了电影《孔子》，觉得自己想去读书，再了解孔子。我想，这个就是电影的成功之处。比如电影有“子见南子”的一段，与经典文献中记载的有区别，但是这样的解读也有一种乐趣所在。看教授简历，是1998年读研究生，我同年去读的本科，只不过比我多读三年书，想想学问应该一般，又一想，做人不可太有成见，于是去听了。果然听了半小时，睡了一会，就走出。不过也好，见到图书馆馆藏图书，十分漂亮。类似佛教里的“藏经楼”，不过，书装帧过于豪华，也与读者拉远了距离，我是不太喜欢读豪华本。

四十年后

1月25日 星期一 晴

中午接到电话，去南国书店取来《望潮》杂志2009年第4期，有篇关于我的笔记《痴迷于书终不倦》，是一个朋友写的关于我的人物专访。文章中有这样几句：“书卷气与市侩气并存，这是个新时代书生形象。对文化的执着与对世事的游刃有余并存，也因此让他迷恋书之路稳健而丰富多彩。”稿子写好，发给我看时，一开始也一愣，市侩气？但转念一想，无妨，她眼中的我既如此就如此好了。忽然想起中国历史的优秀传统，皇帝想看史家每天对他的记录，但是也不能如愿。又想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汉王朝和一个伟大的君主汉武帝，再加上一个伟大胸怀

的司马迁，才有了伟大的《史记》。

该同学与我同年，舟山中学不同班的同学，去年自费去台湾，花去了自称的嫁妆钱，采访从大陆过去的台湾人。有幸采访了蒋家后人蒋介石孙媳蒋方智怡等，我介绍她去采访了《参学琐谈》的作者真华老和尚。我十年前在兰州读到真华的《参学琐谈》，欢喜雀跃，以为是个故去的人，没想到还活着，而且近年来数次来过普陀山，只是无缘得见。世界的因缘，就是如此。

我家乡舟山是国民党撤退逃往台湾的最后一站，可参见蒋经国的《蒋经国日记》。2009年龙应台女士写了本《大江大海：一九四九》，就是对这段历史的反思，可惜大陆列为禁书。大陆去台的多为壮丁，是被国民党抓去的，一夜之间，儿女没了父亲，新婚妻子没了老公，父母没了儿子。上世纪80年代，陆续有台湾老兵返回家乡，当时大陆刚改革开放，本地人亲切地叫他们“台湾老头”，因为他们带有美金，谁家有个台湾老头，一时成为美谈，我们的邻居几乎都有台湾亲戚，我小时候几乎以景仰的目光看着风光的台湾老头，也觉得遗憾，怎么我们家就没一个跟台湾沾边的人呢？有的人还打趣自己的爷爷怎么没被抓走。



但这其实是一段辛酸的历史，老兵在台湾也很苦，浓浓的思乡情不说，很多人孤苦伶仃，死在那里；有的人回来，见不到自己的父母；有的人回来，见到自己的妻子已是他人妇。我记得一位老母亲这样跟我说，听说她儿子被国民党抓走时，她正在沈家门走亲戚，走在路上，人像迷糊了一样，做梦一般，不相信儿子走了，发疯地到处走，以为可以看到儿子。40年后，儿子回来已经是老头了，幸亏她自己长寿。所以采访舟山人在台湾，是为海峡两岸修路铺桥。

《最后的文化贵族》

1月26日 星期二 晴

翻《许绰云谈话录》（作者李怀宇，广西师大出版社），近年来，访谈录出的颇多，李怀宇无疑是个中翘楚者。此前出的《最后的文化贵族》（三卷）所写如黄苗子、丁聪、贾植芳等，都是令人仰慕的大家。采访对象为站在中国文化巅峰的巨人，人均年龄85岁以上，他们以深厚的学养、

